

“红色濮阳”系列之四

八公桥的红色往事

□ 潘焱



1943年11月16日八公桥战役中,我军强攻固寨。

1943年下半年,日军一面加强对国民党当局的诱降,一面驱使伪军实行大规模的扫荡蚕食,妄想变华北为其坚固的兵站基地。10月12日,数万日伪军直扑我冀鲁豫中心濮、范、观地区。一场反扫荡斗争就此开始。作者时任冀鲁豫军区教导第3旅参谋长、第八军分区参谋长,亲身经历了这次战斗。

向孙良诚发起掏心战术

反扫荡开始时,我们避开敌人的锋芒,迅速跳向外线。敌人在中心区扑了个空,各路伪军在日寇掩护下大筑据点,梦想摧毁我根据地。国民党孙良诚所属两个军,兵力约2万多人,控制了我中心区西南侧两濮(濮县、濮阳县)之间的大部分地区。孙良诚亲率其总部进驻濮阳县城东南的八公桥,其精锐第五军更深入我腹地,侵占了濮县,并以此为中心,设置了坚固的大小据点百余处。

这时,我军从东平地区返回内线,只控制着范县、观城之间方圆不过百余里的腹心地区。为了迅速打开局面,恢复与巩固我冀鲁豫根据地,军区首长命我二分区作为反向中心区的前梯队,乘敌立足未稳,向寿张、朝城伪军伸入我根据地的据点发起进攻。11月,我连克侯庙、莲花池、虞铺三处,全歼守敌。

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,军区首长又召开了干部会议。讨论的中心问题是,如何将孙良诚这股伪军侵入我中心区的据点拔除,以改变整个严重局面。大家认为,伪五军是孙部精锐,兵力配备强,工事坚固,不易迅速攻克,即使拔除几个据点,也不足以影响全局。因此,大家都主张采用掏心战术,迂回到敌人背后,将其首脑机关打穿。伪总部率直辖的三十八师(两个团)及特务团,集中于八公桥及其邻近的徐镇,南距仍为我控制的昆吾县境只有15公里,我们可以秘密从腹心区进入昆吾,接近八公桥。孙良诚敢于公然率指挥部进驻我纵深的八公桥,正说明他自恃前有伪五军后有伪四军大小据点拱卫,思想麻痹。这一带又地处两省交界,属于日军华北、华中派遣军的接合部,日军扫荡结束不久,各回原防,一时不易统一行动,目前正是我们反击的大好时机。我如突然打下八公桥,孙良诚所部势必动摇后撤,根据地是不难迅速恢复的。杨得志司令员当即肯定了这个计划。

军区的战役部署是,我二分区的7团、8团主攻八公桥。鄆北、鄆北、昆吾等县大队钳制八公桥外围据点,展开政治攻势,相机夺取。四分区16团,五分区19团、20团等部,分别部署于八公桥西侧、濮阳至东明一线,对付敌第四军,并提前行动,攻打敌人后方的据点——两门,以吸引敌人西援,减轻对我主攻部队的压力,战斗打响后,则阻击可能的来援之敌。三分区32团、回民支队带领中心区各县区武装、民兵,在濮县一带袭扰,牵制伪五军,不许其回援。

声东击西

接受任务后,我们分区的几个负责同志在战术方面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我们

派侦察股长丘克难同志前往昆吾县,配合县委侦察八公桥及徐镇的敌情。同时,故意把分区的指挥机关和部队从范县以南的腹心区移向东南方向,驻于鄆城北面的刘楼,远离孙良诚的部队,做攻坚战准备工作,并派出侦察员和小股部队向东,到鄆城、刘口、肖皮口等敌据点附近活动,造成我军有攻打刘本功部伪军的声势,以迷惑孙良诚。

我侦察员各显神通,使用了种种巧妙的办法,把消息传到据点里去。有的找到伪乡保长,故意恫吓说:“我军在这一带集结,走漏了消息要找你们算账!”有的告诉来往于敌占区的商贩:“你看到了我们部队在造梯子,可不准告诉敌人!”有的把敌哨兵抓来,详细讯问据点的设防情况,然后又故意让他逃回。政治部主任尹斌让我敌工科长通过内线关系,把假情报直接送到刘本功的指挥部。散驻各村的部队同时展开了热烈的练兵运动,日夜擦枪磨刀,练习登梯拼刺。这一来,刘本功紧张极了,连忙收缩部队,据点周围都设上双岗,还拼命向各地伪军喊叫求援。

这时候,丘克难同志派人送来一封信,详细报告了八公桥那边敌人设防的情况。最后说:“敌人本来天天向伪乡保长要人赶筑工事,最近听说我们要打刘本功,劳力要得也不紧了,围墙只筑了一丈多高。”显然,我们这一着奏了效,敌人产生了错觉。于是,我们悄悄将指挥机关和部队向孙良诚靠拢,准备随时出动。

11月14日,我16团在八公桥侧后的两门镇打响了战斗。这是战前预定的一步棋,按照计划,把八公桥附近的敌人调出西援,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刻攻打八公桥。大家集中视线于徐镇,焦急地等待着情报。第一个侦察员回来了,说敌人毫无动静;第二个侦察员回来了,还是不见敌人有什么动静。直到第二天下午,丘克难才带着几个侦察员赶回分区司令部驻地葛庄。一进门,他就兴高采烈地嚷道:“两门镇歼灭了敌人两个连,徐镇敌人一个团已经增援去了!”

一切条件成熟。曾思玉司令员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,目光闪闪,微笑着说:“出发!”

迅速穿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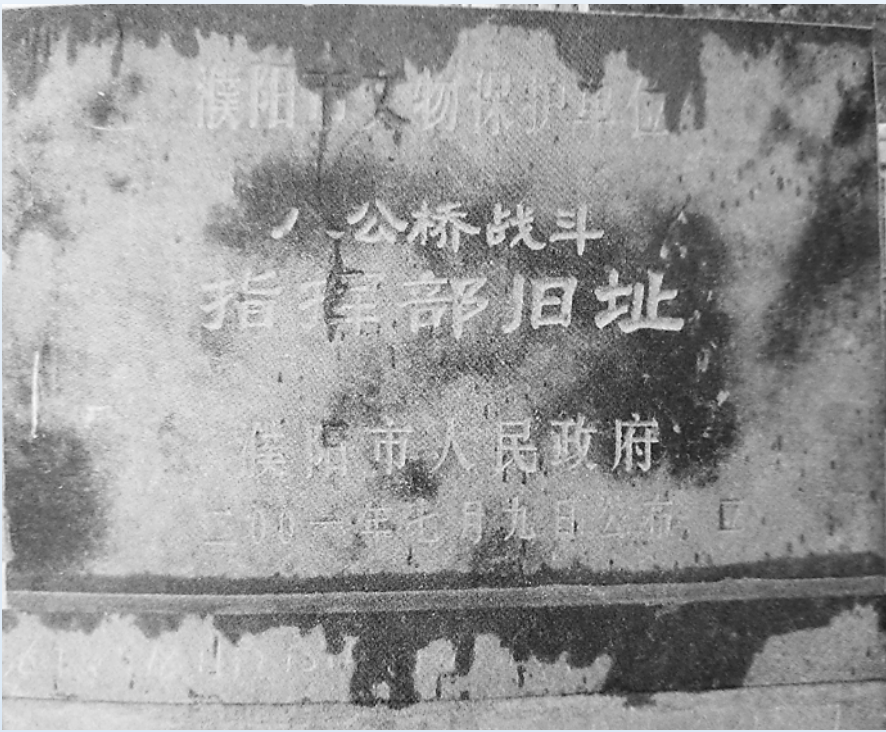
我军一夜小跑,绕了一个不小的圈子,避开伪五军的占领地带,16日拂晓,到达了黄河故道大堤边的火神庙。这里距八公桥仅20多公里。这时,曾思玉司令员、尹斌主任都分头到各团进行战前动员。我受命去和昆吾县委联系。

没等到我去,他们就先找上门来了。我把当前情况和作战意图向县委的同志谈了谈,提出部队需要几个向导,县委书记立刻答复:“向导有的是,早带来了。”

“还有100副担架。”
“准备了200副。参谋长,还要什么,请快说。”

我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说:“你们辛苦了!你们做得很好,对这次战斗起着重大作用。”

正说着,跑来一个民兵,一进门就向县委书记报告:“敌人今天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,只是昨天日头落时看见一辆小汽车开往开封去了,说不上坐的是啥官儿。”



八公桥指挥部旧址。



日本军队开进濮阳县城。

16日下午4时左右,我部队从火神庙出发,沿黄河大堤继续西进。午夜时分,部队赶到八公桥,进入预定位置,指挥所设在史家楼。刚挂上作为指挥所标志的红灯,各团通讯员前来报告说:“部队接近外壕,准备好了。”按照“一打仗,总是在前线直接指挥部队”的习惯,曾思玉司令员已赶往突击部队。

“真想不到,真想不到……”
战斗打响后,进行得非常顺利,我7团3连战士从东北角越过外壕,翻过围墙,打开寨门,后续部队一拥而入。直到此时,敌人才发觉,可是已经被我们的战士堵在碉堡里动弹不得了。

17日9时许,歼灭伪二方面军首脑机关的捷报到达了指挥所。接着,我们打开了顽抗的伪军兵工厂和街心大碉堡,把伪特务团的两个营全部歼灭了,活捉了伪

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。甄纪印这个参谋长对着我们一直絮叨着:“真想不到,真想不到……”

敌人确实想不到我们会打到这里,直到下午,濮阳的伪军邮差还到八公桥送信来。一问才知道,15日下午开出的小汽车里,坐的正是孙良诚。这回算他运气好,漏网了。

打下八公桥,我们又横扫了保安集、王郭村等据点,并伏击歼灭了东明方向援敌的两个营。濮县伪五军慌忙撤退。孙良诚不仅没有占到地盘,倒失去了老窝。我冀鲁豫根据地反比敌人大扫荡前扩大了許多。

本文发表于《人民政协报》,后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《亲历者说——中国抗战编年纪事》一书收录。本报转载时有删节。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。

相关链接

八公桥的革命遗址

1.奇袭八公桥纪念地

奇袭八公桥纪念地,位于濮阳县八公桥镇八公桥东街村东,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43年秋,在日军以重兵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末期,盘踞在濮阳、东明地区的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,趁机向东蚕食濮县,设置碉堡、据点百余个,企图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范县、观城中心区推进。为打击孙良诚部,歼灭其有生力量,恢复并巩固根据地,冀鲁豫军区决定发起濮东南战役。针对孙良诚部前实后虚的弱点,采用掏心战术,袭击孙良诚总部——八公桥,然后各个击破。

此次战斗由军区司令员杨得志、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、三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亲自指挥。11月16日夜,主攻部队二军分区的7团、8团,经过20多公里急行军,秘密绕过敌外围据点,插入敌之纵深——濮阳东南八公桥附近。趁夜暗风大,我军突然向八公桥发起攻击,激战至17日上午,全歼伪军第二方面军总部及其特务团等部。然后,军区部队乘势扩大战果,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,连克徐镇、王郭村、梁庄等据点,碉堡17处。

这次战役,毙伤敌伪数百名,俘虏伪二方面军参谋长、团长等以下官兵3200多名,缴获迫击炮2门、重机枪4挺、步枪1900多支、短枪90多支、子弹4万多发、电台2部、战马300多匹、粮食数百万斤,以及兵工厂1所,粉碎了伪军蚕食抗日根据地的图谋。

奇袭八公桥纪念地,因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破坏,当时建筑均不存在,寨墙也不存在,现为八公桥民居及商业区。

2.八公桥战斗指挥部旧址

八公桥战斗指挥部旧址,位于濮阳县八公桥镇史家寨村大街东段路南,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43年11月16日,总攻八公桥的战斗开始。战斗指挥部设在距八公桥东北0.5公里的史家寨村史乃敏家(史乃敏为中共党员,时任昆吾县保安敌工站长),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临指挥。

该遗址保存有杨得志用过的铅笔、毛笔、呢子大衣、背心、手套,潘焱用过的军用服装,马本斋用过的指挥刀,段君毅用过的铅笔、毛笔,伪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的日军战刀等物品。

3.中原野战军八公桥军事会议旧址

中原野战军八公桥军事会议旧址位于濮阳县八公桥镇南街。

1946年6月26日,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,发动了全面内战。他们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,由南向北进攻,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,企图将黄河以南人民解放军主力逐步挤压到黄河以北,然后聚歼于华北地区。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英勇的内线自卫反击。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,由刘伯承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组成野战军指挥部,率三、六纵队,连同原在冀鲁豫一带作战的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共4万多人,执行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。7月底,刘邓在濮阳县八公桥南街一居民楼三楼,主持召开由各纵队和冀鲁豫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,冀鲁豫军区王秉璋、赵健民等出席会议。会议决定向敌守备薄弱的陇海路汴徐段出击,以策应中原野战军突围,配合山东战场作战,并对整个作战计划进行了全面部署。

八公桥会议后,从1946年8月到1957年5月,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冀鲁豫根据地为基础,先后发动了数次规模较大的战役,歼敌16万人,打乱了敌人的整个作战部署,打击了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嚣张气焰,配合了全国的反击战,为随后的横渡黄河、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摘自《河南省濮阳市革命遗址通览》《濮阳红色记忆》二书

组稿 袁冰洁